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二十八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現在看看，逐個「識」來批評。「眼識」、我現在望過去梁麗香處，見到梁麗香，但轉過來這邊就見到黑板，永遠見不到梁麗香的，可見呢。

聽眾：「別種」了？

羅公：「別種」，「別種」。

「相分」的「種子」和「見分」的「種子」，各別的，明不明白？即是「眼識」的「相分」和「眼識」的「見分」是不同「種子」的。這樣不同「種子」的就怎樣？

一定要有一個梁麗香的「本質」坐在這裏，那個「本質」，我不能直接看到它的，由她坐在那裏，刺激到我的感官，於是我就起一個「眼識」，那個「眼識」起的時候，托她的「本質」，受那個「本質」的刺激，我們的那個「第八識」裏面有一種力量，能夠將那個「本質」反映出來的，那個力量一起，就(將)整個梁麗香的樣子反映了出來。然後我的「眼識」的「見分」就看一下梁麗香的那幅(影像)處。即是說我看見梁麗香的時候有三種東西，第一、我的「見分」看到她，第二、那個「相分」。那個「相分」不容我對著梁麗香(時)，我不能說看到區樹根，不容我這樣的，是受(那)個梁麗香決定，是嗎？

既然是決定了(即)另外一個功能了，是嗎？所以第二幅就是那個「相分」，各有因，各有淵源。即是甚麼？第三幅是它的「本質」，第三，是嗎？你明不明白？我的「眼識」見到梁麗香，我的「眼識」就好像一部照相機那樣，梁麗香是那個(被)照相的人，由梁麗香反映進來(這)個照相機的鏡頭裏面的，就是一個梁麗香的公仔，這個是「相分」，能夠現出這個公仔的這種力，這種性能，就是「見分」，這樣就三種東西了。那個照相機影過去是不是有三種東西？

有一棵樹，影相機、照相機照到一棵樹，至少三種東西，一、是照相機的那個反映力，是嗎？這個是「見分」，二、那棵樹影進來的那幅畫像，公仔，是嗎？三、那棵樹的「本質」。三種東西，「眼識」起時必有「本質」，又有「相分」，又有「見分」。三重的，「相分」和「見分」都是各有來源的，就叫做「別種」，來源是各有的「種子」，各有來源的，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、「別種」。明白了？「本質」就一定是「別」了，明白了？

同一樣，「耳識」聽到聲音，我們所聽到東西，如果我是聾的，聲音很小，他耳功能好，聽到很大聲，同是那種聲音的「本質」，是嗎？「本質」一樣，「相分」你與我不同，明不明白？「本質」不殊，「本質」一樣，而各人所變的「相分」不同，明白了？一個七彩的花瓶在那裏，一個色盲的人看到就會是黑白片一樣，灰白色的，眼力正常的人就看到它七彩的，「本質」一樣，「相分」不同，是嗎？但是不論同與不同都好，總之它另有來源，是嗎？不會

是、不會是我的「見分」想見甚麼就能夠見到甚麼，不會的。「眼識」的「相分」和「眼識」的「見分」各別「種子」，「耳識」亦是，「鼻識」是不是？

聽眾：一樣。

羅公：一樣。「舌識」呢？

聽眾：都是一樣。

羅公：一樣，「身識」呢？都是。

因為「前五識」的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一定各別有「種子」。「第六意識」就麻煩了，有些是各別有「種子」的，有些，是同一粒「種子」的。例如甚麼？我的「意識」，我現在思考，一加一等於二，那樣想，但沒有那幅東西影像的嘛！

我腦想而已，這樣即是腦海裏面的「相分」呢，與我想的「見分」同一粒「種子」，是嗎？但是我的眼望見那個人，第一個剎那望見那個人的時候呢，我的「眼識」跟著它看的，未曾起概念，純粹是經驗來的，那時那個「意識」看下去是有「本質」的，有時各別有「種子」的，明白嗎？

聽眾：其實你是講那個「帶質境」與那個「境」的問題？

羅公：是呀，我現在都不用甚麼「境」這三個名詞先，是嗎？那個，第三、不

是，還有「第七末那識」呢，「相分」、不對！那個「見分」執「我」，是嗎？執為「我」，「見分」當然有「種子」了，它所執的「我」呢，無「種子」的，同那個「執」，那個「能執」的「力」是同一「種子」的，但是它這樣。

聽眾：那個是不是假「我」？

羅公：不是，它執「我」沒有「種子」，它望下去那個「第八識」裏面執「我」的，那個「第八識」反映進去那個「第七識」裏面，一重「相分」的，兩重「相分」的，兩重「相分」之後又有它的「本質」的，即那個「第七末那識」，四重東西的，第一重、「見分」，第二重、「相分」，是嗎？不對！第二重是那個虛構的「相分」，是嗎？第三重是那個真正的「相分」，第四重是「本質」。

聽眾：第四重才是「本質」。

羅公：明不明白？你想一想。所以這套東西，胡適之看到這套東西就說：「哎呀！這些東西是繁瑣哲學。」那樣說，真是夠繁瑣的，但它一周密的，一定是繁瑣的，起一間屋，你搭一間茅寮就很簡單啦，你起一座。

聽眾：大廈。

羅公：你起一座很周密的大廈就一定很繁瑣的。

所以胡適之這種人是不能做哲學的，他不學哲學的，他的哲學博士、哲學博士不是在學哲學的，哲學博士只是那個名稱上叫做哲學博士。

記著，哲學博士不是 The Doctor of Philosophy，不是研究哲學的博士，如果是研究哲學的博士是 Doctor of Philosophy。但他這個哲學博士是 Philosophy Doctor，PH.D.Philosophy Doctor 合起來是一個名詞的，這樣的。

現在那些，譬如我有一個同學叫做周甚麼？我們整天叫他的花名「周仔」、「周仔」，現在叫到七十多歲都是「周仔」，周甚麼？在那甚麼聯合書院做數學系主任的那個，他是數理哲學博士，那些人對他講：你是學哲學的，(為何)你又研究數理？(他答)：我研究數理哲學嘛！有個視學官叫做謝振有，高級視學官，(問他)：「周仔」，他也叫他做「周仔」，「你研究數理，不對！你研究數理哲學，你一定是哲學很了不得啦。」那周仔駁他：「不是！我研究數學而已，我不懂哲學的。」「你是數理哲學嘛！」「不是，我叫做，那個名詞叫做『哲學博士』，我是研究數理的，研究 mathematic，」他說：我是『Philosophy Doctor of mathematic』，他說：我不是『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』，我不是這樣的。好了，講回來。

第四重，「第七末那識」。「第八阿賴耶識」的那個「相分」和那個「見分」只有一重，通常就只有一重，但當他人對它來說就兩重。譬如我，我老羅坐在這裏，我的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就攝持著那些「種子」，那個「種子」就是「相分」。這樣就兩重了，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各別有種，是嗎？有

「種子」，是「各別種」，但是有兩重。是嗎？但有時是三重的，譬如現在我看見陳文蘭，這樣就三重「種子」，三重的了，雖然是各別有種，但分三重。

我的「相分」、我的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，一重，我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，我「阿賴耶識」裏面有一種「種子」，就是「變」起那個陳文蘭的「種子」，那些「種子」變起那個陳文蘭的「相分」，陳文蘭的「相分」，那個陳文蘭的「相分」，是我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的一部份來的，各別有「種子」，但是這個「相分」後面有一個真的陳文蘭的。是嗎？

聽眾：「本質」？

羅公：那個就是「本質」。

這樣即是「相分」和「見分」各別有種，或者同一「種子」。只是「意識」就是(有)三種的，都有的，不是！是兩種都有的。「第七末那識」亦是各別有「種子」的，「阿賴耶識」就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各別有「種子」的。這個「前五識」是一定各別有「種子」的。明白了？

來到這裏你會問，我解答這個問題，我五十五分就要收工下去了，因為那個何美琪她組織一個團體，買了樓，她推舉了那個鄭家成做董事長，鄭家成就約了他那個出錢買樓的那個何美琪的舅父，今晚吃飯，就約上我一齊吃飯，我

說：你不用請我啦！她說：不是的，您在會好些的。我說：好啦！本來與我沒有甚麼大關係的，不過就去。我說：飯我就不吃了，我今天過來之前我就已經買了三個麵包，還吃剩了半個，吃得我頂心頂肺，吃了三個麵包，不是！吃了兩個半麵包，還有半個吃不下。我在車上，我去屯門找陳瓊瓏，交東西給她抄。

聽眾：這麼遠。

羅公：這樣，在她那裏，她說留我吃飯，我說，我怎樣吃？

我趕著出去上課，這樣在屯門就買了三個麵包，一支維他奶，坐 66× 號車，在車上吃了兩個麵包，還跌了那包維他奶(落地)，倒瀉了，沒有得喝，你們問沒得飲怎樣能吃三個麵包？所以吃了兩個半，(吃了)兩個半，來到這裏才有得喝。那包維他奶有車上跌落地。我說：我不吃了，第一，我又不喜歡闊佬請吃飯的，蝦蝦蟹蟹那些我又不吃的，我自己就是這樣，第一最怕人請我吃齋，自己煮的齋我就喜歡吃，齋菜館的齋我吃了回到家就不舒服的，那些味精(多)。第二我最怕人家請吃太名貴的菜，我不吃的，那些鮑、參、翅、肚那些吃了梗心梗肺，我就是要吃普普通通的，最歡喜在家吃甚麼？最歡喜老婆煮的饊，那些鹹魚蒸豬肉，梅菜、梅菜蒸冬菇那些，我吃那些就最合適了，草菇、草菇煮粉，我最喜歡那些甚麼，乾草菇，鮮草菇我不喜歡，乾草菇最好吃，很香。那些闊佬吃的鮑片，死啦！吃的鮑片肯定回來就梗住，滯(不消化)，我又

沒牙，不夠牙力，我最怕。你們那個會長，呂榮光，我吃了他一餐之後，我第二餐要減回一半東西，減一半東西，他一定是食魚翅的。尤其是那些潮州菜館，食那些潮州翅用豬油來煮，你們吃那些潮州翅，哎呀！好了，講回來了。

這樣「相分」和「見分」就有「同種」有「別種」了，「自證分」和「相分」與「見分」是不是另外有「種子」呢？不是！「自證分」的「種子」即是「見分種子」，所謂「自證分」，就不過是「見分」的「實質」來的，「自證分」為「體」，「見分」為「用」，明白了？—「體」—「用」而已，所以「見分種子」即是「自證分種子」，結論如何？「自證分」不過是那個「見分」的內部作用而已，所以「自證分」的「種子」亦即是「見分」的「種子」，明白了？

聽眾：「證自證分」呢？

羅公：「證自證分」也是一樣，「自證分種子」同「證自證分」的「種子」，都是與「見分種子」同一的，同一的，這樣就解決了「種子」同與異的問題了。這樣那「三境」就講過了，講了啦，「帶質境」，「獨影境」也講過了，這樣就講完了。

「謂異熟思量」，「異熟識」，講過了，講完了，義無餘蘊了。講「異熟

識」講了幾個星期，就「異熟」兩個字。「思量識」容易講了，「思」就成日想著，「量」就成日「量度」著，帶出一個「末那識」甚麼都不懂的，一味衝動，無概念的，整天「思量」著那個「我」自己，它亦不知道那個是叫做「我」，它總知就是有一個自己，整天想著自己，思量著那個「我」，「思量」。

第三類「識」叫做「了別境識」，「境」者，「六塵」，「六境」，「色」、「聲」、「香」、「味」、「觸」，或了別這「六塵」的「識」，六種「塵境」的「識」，叫做「了別境識」。三類「識」，「此能變為三，」這「所變」的東西，「所變」的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，即「能變」的「識」，「識體」只有三種，只有三類，第一類、「異熟識」，只有一個，第二類、「思量識」又是只有一個，第三類、「了別境識」就六個。講完。講到這句了，是嗎？這樣今天就先講這麼多了。我們講到，「此能變為三，謂異熟思量，及了別境識」，是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我現在正式開首講了，我講了，是嗎？已經上面就略講，下面就詳細講了，逐個「識」，逐類「識」講了。第一類就是「異熟識」，現在先講那個「異熟識」了。

聽眾：那天講過了？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「異熟識」。

羅公：是呀！「略」講嘛！

聽眾：哦。

羅公：那天「略」講，現在「廣」講嘛！你有沒有看那甚麼？科判？看看那個科判，「略辯識相」，是嗎？下面，現在就要「廣明識相」了，是嗎？是嗎？是不是這裏？

聽眾：「廣釋」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上面就「略辯」而已，「略辯」辯完了？現在下面就「廣明識相」了，是嗎？「廣明識相」呢，先講「異熟識」。是嗎？第二、就再講「思量識」，第三就講第三個「了別境識」，是不是嗎？你看看，看看科判，看一看是不是？

聽眾：是呀！

羅公：是不是？

聽眾：甲、乙、丙，甲、乙、丙嘛。

羅公：這樣現在講「異熟識」，是嗎？現在講「異熟識」。「異熟識」本來我講了給你聽了，但現在它講，講了的是我講的，現在就它說。是嗎？

聽眾：那本書講。

羅公：是，「初」、初即是第一個、第一個「能變識」，即是「異熟識」了？
是嗎？

初、第一個「能變識」，叫做「阿賴耶識」，「阿賴耶識」、「阿賴耶識」、「阿賴耶識」，「阿賴耶」者，即是「倉庫」那樣解，因為它含藏著無量那樣多的「種子」，好像一個倉庫那樣，所以叫做「阿賴耶」，*ālaya*，即倉庫那樣解，「阿賴耶識」。

「異熟」、又名叫做「異熟識」，即就它能夠含藏「種子」來說，就叫它做「阿賴耶識」。第二、就它是專司「果報」的這點意義來講呢，就叫它做「異熟識」。明不明白？「異熟」即是應該是亦名「異熟識」，是嗎？又叫「一切種」，又「阿賴耶識」因為它含藏一切種子，所以叫做「一切種子識」，即又名叫做「一切種子識」。找到嗎？

聽眾：是不是這裏？

羅公：是呀！初「阿賴耶識」，「異熟」、「一切種」，是嗎？如果成句翻譯叫做甚麼？第一種「能變識」，叫做「阿賴耶識」，又叫做「異熟識」，又叫做「一切種子識」。何解要這麼多個名呢？

三個名不同，是依據三(個角度)，依據這個「第一能變識」的三個不同角

度來說的。第一個，從它的、從它的「自相」方面來說，就叫它做「阿賴耶識」。甚麼叫做「自相」呢？「自」就「自己」，「相」就情況，情形。它自己本(身)，這個意思是甚麼？它自己本身的情況，即它本身的作用來說，它是甚麼？它的作用不外是含藏著那些「種子」而已，所以「含藏種子」是它自己的基本責任來的，明白嗎？它的基本的性質就是「含藏種子」，它的基本的作用就是「含藏種子」。這種「含藏種子」是它自己本身的功能、功用來的，就它本身的功用來說，叫它做「阿賴耶識」。本身的「功用」我們叫它做「自相」，就它的「自相」來說，就將它叫做「阿賴耶識」。

「阿賴耶識」，即是這個「第八識」呢，有三相，三相，「阿賴耶識」有三相，即是「第八識」是有三相。第一、是自相，(就)本身的功用來說；第二、它又含藏「果相」；怎樣叫做「果相」？它能夠，它能夠擔起，負擔起「因果」的「果報」的責任，就這點來說，它能夠管理人的「果報」的，就這點來說，叫做「果相」。

就「果相」來說，就叫做「異熟識」，「異熟」即是「果報」那樣解，就它能夠專司「果報」這點，這點意義來說，叫它做「異熟識」。除了「自相」、果報「果相」之外，它還有「因相」，那是「宇宙萬有」的「因」來的。「阿賴耶識」這個「第八識」是「宇宙萬有」的(因)，「宇宙萬有」之所以成為「宇宙萬有」，原因何在？就是因為有這個「第八識」。就它這點能夠

(成)為「宇宙萬有」、宇宙人生的原因來講，這點來講，它叫做「一切種子識」。因為它含藏一切「種子」，這些一切「種子」，就是「宇宙萬有」的原因，亦是你的生命的原因。就它的「因相」來說。何解要這樣分法？其實一個「自相」就已經夠了，是嗎？何解？「自相」；就「自相」來講，是因為它含藏一切「種子」，是嗎？含有一切「種子」，那些一切「種子」就是「宇宙萬有」的「因」了，是嗎？

那些一切「種子」變出來的就是「宇宙萬有」的「果」了，是嗎？這樣即是說，那個「自相」包含(著)「因相」、「果相」的。是嗎？明不明白？所以那個「自相」可以說「第八識」，就是以攝持「第八識」的「自相」，「自相」即是本身的「功能」，本身的功用就是甚麼？它本身的責任，本身的作用就是甚麼？攝持著那些「種子」，「攝」者，即是抓住，抓實那些「種子」，控制著那些「種子」，「種子」就是「因」，攝持著那個「因」，「因」是會產生「果」的，產生「果」之後，它攝持著「因」就連「果」都一起攝持了。

一方面，所以它一方面就抓住那個「因」，一方面就抓住那個「果」，即是「我們」人生的一「因」一「果」，都是被那個「第八識」攝持著的，「攝」即是「吸攝」，「持」者「抓住」，控制住。這裏「第八識」就好像一部機器，一方面控制住那些「種子」、原因，一方面就是令到那些原因產生結果。「攝持因果」為它的「自相」。

「自相」即它本身的功用，它本身的功用就是一方面就攝持著那個「果相」，一方面攝持著它那個，一方面攝持著它那個結果，一方面攝持著它的「因」，「因」就是「種子」，「果」就是「現行」。即是說你這個人，這個生命，譬如一個生命，是甚麼變的呢？是那個「第八識」變的，為何「第八識」會變出他的生命呢？「第八識」一方面攝持住能夠變出人的生命的「種子」，攝持住一個人，令到那些「種子」不散失而陸續出現，就有了人的生命了，一出現了之後，他的生命都不會離開那些「種子」的，這樣即是間接它攝持他的生命的結果，攝持「因果」為它的「自性」。

「自性」，「自相」，「自相」即是它本身的功用，本身的作用，就他攝持住那些「種子」這點來說，就說它是甚麼？「能為宇宙萬物之因」的「功用」，就它能攝持著、能夠令那些「種子」產生「結果」，就它這點來講，就說它是甚麼？

能夠、能夠支持、能夠現出這個「宇宙萬有」；現出(這)個生命，這樣生命的結果是由它「現」起的。「攝持因果」，一方面攝持「因」，一方面攝持「果」，這樣合起來就是它的「自相」。即是說「因相」和「果相」都是它「自相」的一部分來的。明不明白？即是說「自相」就是「總」，是「總」，「因相」與「果相」就「別」，「總」中有「別」，是嗎？「總」是甚麼？例如能仁書院。

聽眾：「總」。

羅公：就是「總」，是嗎？「別」是甚麼？

能仁研究所，甚麼研究所，甚麼的，就是「別」，它一個「總」就有兩個「別」。即是一個總經理，分做兩個部門來管理。「攝持因果為自相」，就它的「因相」來說呢，就(這)個「因」，那個 aspect，那個角度來講呢，就叫它做「阿賴耶」，不是！就叫它做「一切種子識」。就「果」的角度來講就叫它做「異熟識」。把因果合一起就叫它做「阿賴耶識」。明不明白？

這樣，因為它有「三相」，所以有三個名稱。其實不止三個名稱的，不過最緊要就這三個名稱，「阿賴耶識」的那個名稱，一到你成了「阿羅漢」就不能夠叫做「阿賴耶識」了。

你由無始以來起，一直至到你成「阿羅漢」之前，一剎那，你的「第八識」可以叫做「阿賴耶識」。何解？「阿賴耶識」叫做「藏」那樣解，即是倉庫，那個倉庫，倉庫能夠藏著很多東西的，那個「藏」字就有三個不同的意義的，「阿賴耶識」，「阿賴耶識」，「藏」、倉庫，倉庫的功用是「藏著」那些「種子」，那個「藏」字，那個倉庫就「攝藏」住那些「種子」，「攝藏」有三個意義，就叫做「三藏」了，是嗎？你讀《八識規矩頌》讀過沒有？「浩浩三藏不可窮，」那個「藏」字有三個意義。第一、就「能藏」，這個倉庫能夠「藏」著那些「種子」；「能藏」，它是一，它能夠含藏「一切種子」，所

以，它有「能藏」的功用；「能藏」。第二個，它是一切「種子」所隱藏在它裏面的，「所藏」，即是一切「種子」住在它那裏的，棲身於它那裏的，「所藏」，「一切種子」「所藏」之處，「所藏」。第三個意義呢，叫做「我愛執藏」，這個意義最緊要，「阿賴耶識」三個藏字，三個「藏著」的意義，這個意義最重要。

「我愛執藏」，那個「藏」字當執著它、保護著它那樣解，「我愛執藏」，我們呢，除了你是「阿羅漢」之外，每個人都有「我愛執藏」的。怎樣呢？我們有一個「第七識」，「第七識」，如果他不是「羅漢」呢，他的「第七識」時時都有四個「煩惱心所」跟著它走的，不停的，一個就叫做「我癡」，「癡」即是「無明」，一種「無明」的衝動，成日都有個「無明」的衝動，本來沒有那個「我」的，偏偏覺得有個「我」，整日攬住、抱住那個「阿賴耶識」，那個「第七識」，抱住那個「阿賴耶識」，癡癡迷迷那樣覺得那個是自己，「我癡」。

同時因為有(「我見」)，同時有「我見」，成日有一個「慧心所」，這個「我癡」就是「無明」，那個「無明」迷惘地覺得有個「我」、「自己」，「我見」者，因為它有「無明」，覺得有個「我」，他的智慧就矇昧了，矇昧了(就)本來無「我」的，本來那個只是「阿賴耶識」來的，它偏偏覺得它是「我」，執著它是「我」。「我見」，這個是「慧心所」。「我癡」就是「無

明心所」，「我見」就是「慧心所」，「別境心所」中的「慧心所」。因為有「我癡」又有「我見」，所以它就有「我慢」了，覺得那個「我」，自己覺得很好，別人沒有自己那樣好的，「我慢」，我總是好過別人，「我慢」。

有「我愛」，成日「愛著」那個「我」，「愛」即是「貪著」那個「我」。我們二十世紀初期，有個 Freud(Sigmund Freud)德國的治神經病(精神病)的醫生，(他)就發明了甚麼？精神分析學的，是嗎？弗洛(依)德。

聽眾：弗洛依德。

羅公：弗洛(依)德。

聽眾：弗洛依德。

羅公：Freud，弗洛依德又好，弗洛依，弗洛，依洛弗德，甚麼都得，是嗎？

他的名字叫做 Freud, Freud, 這樣呢，他是一個德國的治神經病(精神病)的醫生，他因為治療神經病(精神病)而發現了人神經(精神病)的原因。都是由於兩個原因，第一就是由於甚麼？「我愛」，令他(的)自尊心(受傷)，太過傷害他的自尊心，他整天愛著他自己。人，是人都愛自己，哎！我不愛。我讀聖人書，我要大公無私，這是顯意識，潛意識就成日愛著自己，你說他無自私是假的，是人就一定是自私的。我大公無私！他只是口講，他的心就「私」到極，是嗎？第一個是「自我」之外，是人都有的。他不知道「羅漢」就沒有的，佛

家就說「羅漢」是沒有的，佛與「羅漢」就沒有的。如果你修行修到你是「羅漢」，你就沒有私心的，佛家就說。Freud 就沒有講，他就未識得這點，只是知道有。是潛意識，它沒有概念的，只是一向矇昧地覺得有「自己」，它有一個「我愛」。

第二個是甚麼？異性之愛，異性相吸，男人就一定愛女人，女人就一定愛男人，異性。如果他異性之外一受挫折呢，他會發花癲。神經病(精神病)不外兩種，一種是甚麼？失敗囉！生意失敗，做官失敗呀，總之成日被人看不起之類，一味挫折他的「自我」，自尊心，傷害了他的「自我」(之外)。一傷害了他會變成甚麼？第一步，初初就不忿，初初就不忿氣，越不忿別人就越看不起，越看不起就越不忿，結果怎樣？結果就在心中產生鬱結，英文叫做 complex, complex 怎樣串？

聽眾：羅公，complex。

羅公：complex。complex(本來)釋做「複雜」那樣解，但這個學術專業名詞不作「複雜」解，亦是「複雜」的意思，譯「鬱結」，即是很多複雜的東西整合一團，在心理學上譯做「鬱結」，有人譯做，不譯做「鬱結」，譯做「情意綜」，它複雜的嘛，情感與意志「綜」者，複雜的東西合起一堆，就(叫做)「情意綜」。所以你讀英文就讀複雜、複雜，但一進入心理學上就改成這兩個字了。你看看書，看心理學的書呢，或看

報紙呢，引用又講「鬱結」又(講)「情意綜」，你不知道它，原來就是 complex 這個字。即是如果你太過受(挫折)，你的自尊心成日被人挫折你，你走去，你已經是窮窮的，讀書的時候別人買東西吃，你又沒有錢買，被同學看你不起，你自己都覺得不是很妥了，到你畢業出來了，小學畢業出來了，人家升去中學讀書，你(卻)要出去做後生，樣樣不如人，見到舊同學都不好意思那樣，又挫折了。再走去做工人時，工人又被人欺負，被人欺負又鬱結，成日想向上攀又不動，自己又沒本領，又被人罵，被老闆罵，被同伴又看不起，越來越挫折，挫傷，結果一次，二次，三次，綜合起來多次就變成了 complex 了。這種 complex 就結為一團，這些叫做「情意綜」了。「情意綜」一到有了「鬱結」就弊了(出問題)，在發神經之前就先有「鬱結」，何解有「鬱結」呢？就因為他那個，一就是「自我之愛」，一就是「性愛」受到的挫折，受挫折而成「鬱結」。一有「鬱結」的人你看得出來的，成日長嗟短嘆，或者嘆大氣，或望著天那樣不想同人講話啦，或者人家叫他一齊出去，他不去，說：你去罷。總知是與人不同的。

聽眾：司馬遷此人都有鬱結。

羅公：你見過？是不是這樣說？

聽眾：司馬遷都見過有鬱結二字。

羅公：司馬遷他就是鬱結，所以他寫文章寫得這樣好的原因，就完全是因為他鬱結。司馬遷鬱結呀！好多人鬱結的。你家裏都會有人鬱結的，你知不

知道？你的媳婦都或者鬱結都說不定，你兒子出去外面，或者他出去外面玩一下，你的媳婦就鬱結啦！是嗎？好多鬱結。

聽眾：鬱結是甚麼「心所」？鬱結可不以解釋是甚麼「心所」？

羅公：嘎？鬱結？真是 complex？好多「心所」的，「意志」、「貪愛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成堆！真是好，很好！complex 這句東西，很多東西組成的嘛，這個字，真是好！（這個）complex 這個字真是好！譯做「情意綜」太過雅了，都是「鬱結」兩個字更好些。這樣呢，一到「鬱結」就不是正常了（人咁品），你看得出來的。所以你遇到有朋友、遇到有子女、或有夫婦之間，如果他們發生「鬱結」，你就要解除（他們的）「鬱結」。

-完-